

90后“采耳”姑娘 一个月至少挣一万

作为家族第四代传人,她打算把手艺传下去



大四学生即将焦虑地走入求职季,20岁的四川姑娘江铃,已经可以淡定地预测自己的收入了,“一万打底吧。”作为家族第四代传人,她从小就继承了祖传的“采耳”技术。半个月前,江铃来到南京,在短短时间里,她已经拥有一批忠实“拥趸”了。

20岁小丫头,“采耳”有绝活

干练的马尾辫、高跟鞋,加上娴熟的技巧,让人很难相信江铃只有20岁。“可能是我进入社会早吧,加上熬夜,显老。”江铃腼腆地笑了,瞬间“暴露年纪”。

江铃从事的是一项挺“偏门”的工作——“采耳师”。“采耳”对于不少南京市民来说,也许有些陌生,但这项自古就有的技术,在四川等地一直很流行。上月21日,小江被一家名为“足生堂”的足疗店请来南京,迅速“火”了起来。

“上周来时,等到晚上11点,前面还有4个顾客排队,我只好回家了。”昨天,在新街口附近上班的伍先生抽出午休时间来湖南路。他说,最近体检,医生让他清理耳道,防止盯聆引起炎症。他自己在家用耳扒清理,轻了怕弄不干净,手重了,耳朵又疼。“朋友介绍我过来,这回总算轮上了。”

小江拿出一个专门的工具箱,里面有小耳扒、鸡毛棒、夹子、刮耳刀、耳钩、耳铲等等。为伍先生“采耳”前,小江先将所有器具用酒精消毒,然后戴上头灯,先用耳勺在伍先生耳廓周围轻轻摩擦,然后进入耳道,敏捷地在耳勺、耳铲、镊子等工具间“切换”,轻巧地把耳中的“垃圾”全部清出来。整个“采耳”过程,大约持续了20分钟。

“很舒服,一点儿都不疼。”伍先生很享受,睁开眼时,似乎还意犹未尽。当看着餐巾纸上积的一小撮耳



江铃在帮客人“采耳” 现代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

内垃圾时,他惊讶地睁大眼睛,“居然清出来这么多?我一点儿感觉都没有!”

12岁“学艺”,17岁“入行”

“其实最关键的是手感。”已经从业三年多的小江颇为自豪地表示,因为对耳部结构了如指掌,她“闭着眼睛也能采”。实际上,由于一些客人的耳洞位置较靠内,加上一些紧贴耳膜的耳屎,凭肉眼很难看清楚,这时,也只能凭借“手上的感觉”。

小江告诉现代快报记者,她家从太爷爷辈就开始从事“采耳”的工

作了。如今,家族里从事“采耳”工作的,有几十人。就连“采耳”的工具,都是家族长辈自己制作的,“只传家族内的人以及徒弟,不外卖。”

从小,父亲就在外“采耳”挣钱,母亲照顾家中老小。“一个很难弄出来的耳结石,我爸很轻松就拿出来了,我觉得很神奇。”小江12岁时,央求父亲把“采耳”的技术教给她。

得到父亲许可后,小江一边看父亲工作,一边自己琢磨,给自己“采耳”。尽管一开始耳朵被捅得生疼,但短短一两周,小江就掌握了基本技巧,开始为奶奶和弟弟“服务”了。

17岁高中毕业后,小江就正式“入了行”。

打算招收徒弟,组建“采耳团队”

入行后,小江跟着父亲走过浙江三个市,以及江苏无锡。不少客人原本没有“采耳”的习惯,但尝试过之后,变成“一周不采就难过”。由于越来越受欢迎,小江的收入也越来越高,“离开无锡时,每月至少八九千吧,老板还不想放我走。”到南京后,为了“隆重推出”江铃,足疗店进行了一系列“体验活动”,小江“忙得不歇”,每次“采耳”需要20分钟左右,中午12点上班,有时要忙到凌晨一两点。

“现在只是‘试营业’阶段,收入还不好说,”不过,她自己算过一笔账,“每笔生意,我拿30多元的分成,每天来十来个客人,每月起码也过万了。”

“采耳”得保持一定姿势。一天忙下来,江铃还是有些吃不消,“肩颈太累,有时觉得都快撑不住脑袋了。”到了家,她累得动都不想动。小江笑着说:“和男朋友恋爱三年了,一次都没给他‘采’过,他一肚子不高兴呢。”

据江铃介绍,目前全国像他们这样家族式的采耳师并不多。小江的父亲已经带过三四十个徒弟,而小江也希望和父亲一样,把这项手艺传承下去,“没准未来我也会教几个徒弟,组建一个我的‘采耳团队’!”她信心十足地说。

现代快报记者 王颖菲



不当老板 甘做村官

自掏6万为村里修路

快报讯(通讯员 吴德 张敬王孝来 记者 鹿伟)“等把路修了,把电架起来,再把村庄的环境整理一下,就回去继续干个体!”18年前,33岁的庞敬海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,放着年收入4万多的老板不干,毅然来到江宁区汤山街道孟墓社区,当起了村官——年薪只有6000元。

当上述“三个承诺”一一兑现之后,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庞敬海想重回商场,村民们舍不得他走。庞敬海毅然决定留下来,这一“留”就是18年。

庞敬海,江宁区汤山街道孟墓社区原党总支书记,今年5月7日不幸因病去世。昨天上午,记者来到孟墓社区。提到庞敬海时,村民们无不翘起大拇指。

“一个社区的发展,基础设施一定要好,这样企业才能进得来。村村村貌要新,这样才能留得住。只有留住了企业,才能更好地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村容村貌提升。”庞敬海在关系到村庄发展问题上从不含糊,他带领大家通自来水、修村路、建厕所、改造排水沟……

有一年,村里要修一条主路,村里其他干部考虑到经济因素,一致认为修4米宽就够了,庞敬海却主张修6米宽,他说“修路眼光要长远,4米的刚修好就要被淘汰!”后来,双方妥协决定修5米。

开工前,庞敬海跑去跟施工队说:“还是给我们修成6米宽吧。”工头说:“可以,但是加宽1米,一条路做下来要多掏6万,谁出这个钱?”庞敬海拍拍胸脯:“我给!”

2011年9月,孟墓社区被列为江宁区“五朵金花”试点村之一,对此,庞敬海和社区工作人员倍加珍惜,每晚加班工作到十一二点。两个月后,庞敬海感觉到身体不太舒服,半夜咳嗽得厉害,后来,被查出已是肺癌晚期。

化疗期间,庞敬海躺在病床上,也要打电话询问“汤山七坊”项目申报、工程建设的进度。每次一化疗完,第二天一早他就“溜回”办公室上班。

看到他这种忘我的工作状态,大伙心里是既敬佩又心疼,劝他说:“庞书记,别忙了,赶紧回去歇歇吧!”他总是笑笑说:“没事,不要紧!”

今年5月7日,这个一心为村民的铁汉子,走了。

刘师傅,沿河一村的老住户请你一定要保重身体

看了26年车库的刘师傅 突然说要回老家

得知患癌后,他请亲戚来接班,“要给大家看好车”

刘师傅要回家,老住户担心他没人照顾

1987年,沿河一村小区最北边搭建了一排车棚,来自安徽无为的刘帮奇成了车棚的看门人。26年来,车棚在小区改造出新中一次次翻新扩大,刘师傅一直坚守岗位。

刘师傅在车库里搭了一间小屋。“现在你看小屋挺好的,这才没两年,之前是铁皮房,外面下雨,里面滴水,夏天热得睡不着。”小区住户张阿姨说,刘师傅无儿无女,很少外出,几乎24小时在小区看车,特别负责。“我们车子都停这里,自行车一年5块,电动车一年10块,很便宜很放心。”

半个多月前,刘师傅对大家说,他不想干了,要回老家。大伙拉住他问为啥,刘师傅这才说,他得了癌症。不少老住户都劝他在南京治疗。“前天,我们听物管的人说,要换人来看车库,大伙都不同意,不能因为老人生病了,就辞退了人家,这太没人情味了。”小区住户徐先生说,在这里,大家还能轮流给刘师傅送饭,他孤身一人,回老家没人照顾他。希望有好心人能帮帮老刘。

物业:从没提出要辞退老刘,是他自己决定回家

“刘师傅得病想回家,一是老人有落叶归根的想法,还有就是物业也不想让他干了。”对于居民的猜测,沿河一村小区乐天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解释说,“物业公司从没提出辞退老刘,是他半个多月前提出不想干了,要回老家。”这位工作人员说,一个多月前,老刘就感觉身体不适,到医院检查身体。

翻开物业公司的花名册,人员名单中并没有刘帮奇的名字。“他和我们公司是承包关系。”乐天物业沿河村片区王经理解释说,“每个月,刘师傅付给我们几百元承租费,负责车库安全和卫生,居民的停车费都是他自己收。”

王经理说,上周刘师傅被确诊为食道癌后,公司劝他及时就医。“我们从没要求他离开,他如果现在回来,我们还会将车库承包给他,让他住在车库小屋里。”王经理表示,在得知刘师傅决定回老家治病,放弃承包车库后,物业公司不仅和刘师傅做了账目清算,并答应由刘师傅推荐的人继续承包车库,还对他进行了一定补偿。“请放心,

我们已妥善处理,老人才走的。”

刘师傅昨天一早默默离开,请来亲戚“接班”

昨天一早,一辆小面包车驶进小区,老人在安徽无为的外甥女婿来接他回家。

吴大妈说,当时车上下来两个中年男子,帮着刘师傅搬东西,物业也有两名工作人员来帮忙。“刘师傅没跟大伙打招呼就上车走了。后来,我们从物业那里得知刘师傅是回老家了。”

刘师傅回老家的消息在小区传开后,十多位老住户来到刘师傅原来住的小屋前。“刘师傅没有手机,他这一走,大家都联系不上他了。”“刘师傅看了26年的车,我们想说句谢谢都来不及了。”“刘师傅是我们的邻居、老朋友,他得病了,就这么回家去了……大伙都惦记着他,希望他保重身体。”

昨天,接替刘师傅看车库的孙师傅已经上岗。他是刘师傅的远房表弟,之前在附近小区当保洁员。原来,刘师傅回家之前,托他过来“接班”。孙师傅跟住户们说,“老表嘱咐过了,要我给大家看好车。”
现代快报记者 仲茜



“刘师傅在我们小区看车有26年了,上周得知他患了食道癌,这周物业就说要换人看车,老人孤苦伶仃一个人回家,这太没人情味了!”前天下午,家住建邺区沿河一村小区的徐先生打进快报热线96060说,刘师傅今年64岁了,无儿无女,希望有好心人能帮帮他。

就在昨天,刘师傅默默离开了南京……



刘师傅住的小屋



车库里,车摆得整整齐齐 现代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

投资/加盟/找项目
中国特许展·上海站
2013.9.11-13
上海国际展览中心
主办单位:中国特许展组委会
承办单位:上海特许展有限公司
协办单位:中国特许展协会
地址:上海南京路100号
电话:400-678-3960